

新碗全聲

——曲沃碗碗腔传

刘 平 史建荣 著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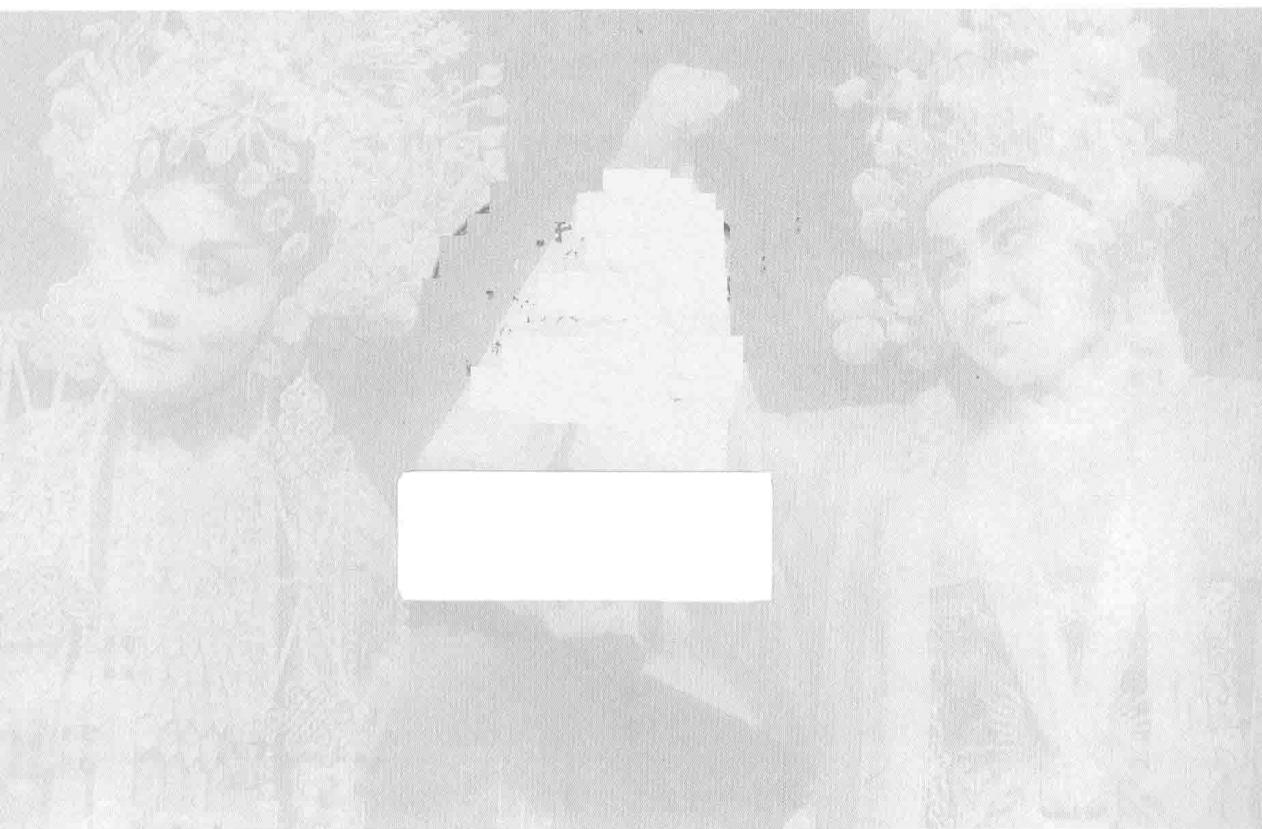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铜碗金声

TONGWAN JINSHENG —— 曲沃碗碗腔传

刘 平 史建荣◎著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铜碗金声:曲沃碗碗腔传 / 史建荣,刘平著.——

太原:山西人民出版社,2015.4

ISBN 978-7-203-08950-6

I. ①铜… II. ①史… ②刘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39577 号

铜碗金声:曲沃碗碗腔传

著 者:刘 平 史建荣

责任编辑:孙 琳

装帧设计:昭惠文化

出 版 者: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:030012

发行营销:0351—4922220 4955996 4956039

0351—4922127(传真) 4956038(邮购)

E—mail:sxskcb@163.com 发行部

sxskcb@126.com 总编室

网 址:www.sxskcb.com

经 销 者: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承 印 厂:曲沃县晋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18.25

字 数:280 千字

印 数:1—2000 册

版 次:2015 年 4 月 第 1 版

印 次:2015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203-08950-6

定 价:3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目 录

第一章 背着皮影过黄河

同州影戏 / 002

丁戊奇荒 / 005

东出潼关 / 007

第二章 巧剪桐叶映纱窗

流寓浍水边 / 012

义救张林保 / 014

传艺薛家园 / 017

啼血祈丰年 / 022

第三章 此曲只应天上有

钟楼说戏 / 028

槐下赛艺 / 030

林保北徙 / 036

入聘郑家 / 040

第四章 满城都听碗碗腔

庚子迎驾 / 046

庙会争雄 / 051

辛亥辛亥 / 059

灯影满城 / 066

第五章 霜重鼓寒怒声起

救亡义演 / 074

怒斥倭寇 / 078

陈小取义 / 084

临汾支前 / 090

第六章 改天换地做主人

分房分地 / 096

艺人新生 / 099

小黑义捐 / 111

大战浍河 / 115

第七章 为伊消得人憔悴

成立艺校 / 122

俺要唱戏 / 131

谁最硬气 / 135

煞费苦心 / 138

礼堂会演 / 151

第八章 最是迷人湾子腔

排演本戏 / 158

名伶传艺 / 174

第九章 一枝独放样板戏

样板戏缘起 / 202

移植《红灯记》 / 204

演活“座山雕”	/ 209
《看瓜》受牵连	/ 215
《断路》获好评	/ 221

第十章 红遍晋南第一腔

醉打金枝	/ 226
亚仙哭更	/ 231
寇准背靴	/ 238
小戏之乡	/ 243
全省巡演	/ 246

第十一章 春色满园关不住

专家赞誉	/ 254
梅绽新芽	/ 258
星光灿烂	/ 263
薪火代传	/ 268

跋	/ 276
---	-------

第一章

DIYIZHANG

背着皮影过黄河





同州影戏

清光绪元年(公元1875年)。陕西省同州府。

正月十六,天上飘着瑞雪,爆竹时不时噼里啪啦地在耳边炸响,整个同州府都还沉浸在过年的气氛中。

一大早,德祥班的班主九月红就忙活着张罗家伙什。今天是组班庆祝的日子。按照皮影班社沿袭下来的规矩,在这一天里,班社的前首、签手、上档、后槽、下档要聚在一起,买肉炒菜,大口喝酒,庆祝新的班子搭伙成功。在面红酒酣之后,要给左邻右舍的乡亲上演一出“全班子”戏,向大家宣告新班子成立,可以开张演戏了。

酒是从中午喝起的,一直喝到天快黑。九月红站起身,打了一个极响亮的喷嚏,然后招呼大家起来搭台子演皮影戏。

九月红家的庭院不大,聚不了太多的人,就在门外的平坦处扫出一块空地来,麻利地支起了架子,围上了围子,撑展了亮子(表演皮影戏使用的幕布),燃亮了灯火,一个小小的皮影戏台一瞬间就搭建好了。



天上还飘着细碎的雪花,但在戏台的前面仍挤满了人,红着鼻子,哈着寒气,心里却热乎乎地期待着一场好戏的上演。

看看人气已经聚得满满涨涨的了,九月红操起月琴刚起了个过门,“亮子”上就映出了两个“弯弯眉、线线眼、樱桃小口一点点”的美娇娘,纤腰细细,莲足轻摇,秀婉妩媚。就在碗碗叮叮当当的音律回旋之际,九月红嗓子一亮唱道:

姐妹们进庙来参拜佛祖,
游洞天登宝塔绕遍回廊,
把雕梁和画栋无心观赏,
愿上愿神赐我美貌才郎——

那声音细若游丝,却又尖亮切响,转腔急徐绵细,让人荡气回肠。满场子的人瞪着眼睛盯着“亮子”上美若仙娘的小姐,心早就跟着九月红的碗碗腔一起游园去了。

皮影戏一直唱到亥时,雪霁月明,方才结束。等人群散去,九月红从怀里拿出一本戏单,开始盘算着从正月到五月端午这“一料戏”的行程。在这一季里,德祥班将根据去年下的戏单,带着戏班携箱赶赴华县、蒲城、商城等周边区域为富户祈福辟褴、酬谢神灵、了还俗愿,或为村社唱戏娱乐、欢庆丰收。

九月红的德祥班在同州、朝邑、蒲城、华县、华阴、临潼一带很有名气,财东富户和村社以能请德祥班艺人演戏为荣,争相邀请。“能看德祥班,三天不吃饭”、“看了九月红,哭得眼睛痛”等民间戏谚说的就是德祥班。九月红天生一副圆润的好嗓子,真假嗓运用自如,唱腔婉转甜美,善演悲情戏,每到动情处,似吟似唱,一哀三叹,让观者唏嘘不已、泪湿衣襟。





“上了沙底坡(地名,在同州府境内),活文(皮影艺人)比驴多。”据资料记载,清朝末年,在陕西省同州府(现陕西省大荔县)影戏盛极一时,像德祥班这样的皮影戏社班大约有50个。他们大多数由五个艺人组成,俗称“五人忙”,每年定“三料子”(一料子约为一季,每年按正月、五月端午、八月十五分为三季)戏。戏班内分工明确,除一人挑签充当操作皮影戏人的签手外,其他四人,一人均兼数职,可操作19件乐器。其中,前首一般是班主或领班,司月琴、堂鼓、边鼓、手锣,负责剧中各种人物的唱念,一人身兼生旦净末丑,在演出中处于首要位置;签手又称“灯底下的”,负责皮影戏人的操作、道具摆布,间或帮腔,是影戏演出的重要人物;上档司二股弦,又称“硬弦”,兼管铙钹、长号、唢呐,间或搭上几句“岔子话”,属于影戏演出中不大忙的人,行内称“要想闲、二股弦”;后槽,又称“打后台的”,司碗碗、大锣、马锣、梆子、铰子,时或帮腔,行内话称



作者刘平在陕西省大荔县朝邑镇沙底村走访时,与同朝皮影戏代表性传人段满瓮交流月琴弹拨技艺。

“自由自在,打后台儿”;下档又称“板胡儿”,帮签(签手的助手),司板胡、唢呐、长号,间或帮腔。

同州影戏是碗碗腔产生的重要源头。据《朝邑县志》、《沙苑志》、《重修华县县志稿》载:碗碗腔是由同州影戏的说唱艺术发展而成的一个地方剧种,因其是以皮影的形式在夜间演出,以纱窗借光显影,被群众称为“月调”、“纱窗调”,又因其主要节奏乐器为小铜碗而得名。也有人说因领奏乐器月琴旧称“阮咸”,故名“阮儿腔”。其唱腔属于陕西东路碗碗腔,声腔为板腔体,主要板式有慢板、慢紧板、紧板、二六板、煽板、二八板、滚板、扬句子、三不齐、单句送等。腔调分为花音、平音、哭音,一般情绪用平音,表现高兴时用花音,表现激昂时用哭音。

在碗碗腔的传播和演变中,有一大批像九月红这样的皮影艺人,在继承老一代艺人的说唱风格时,逐渐融入人文风俗、民间曲调,不断丰富和完善同州影戏的板式唱腔、演出程式,把碗碗腔发展成为一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戏曲艺术。

丁戌奇荒

九月红和德祥班的命运是被一次铺天盖地的大饥馑改变的。

清光绪二年(公元1876年),谷雨。

在朝邑一个富户家唱酬神戏的九月红,越来越觉得天气的异常。老天爷似乎憋足了劲,从去年冬天起就没有阴过一晌天,更没有飘过一片儿雪花、滴下过一滴儿雨点,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呛人的尘土味。小雪、大雪,没有飘雪;雨水、谷雨,没有下雨。每一个应该降水的节气,都被老百姓掰着指头算来算去,但还是没有盼来一点儿雨水。天气干净得怕人,甚至连一丝儿云丝都没有,只有一个





大日头在头顶上晒着。

“谷雨无雨，交回田主。”九月红想到这句农谚时，不禁吓了一跳，他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的心慌。冬麦已经枯死了，春耕播下的种子也早就化成了灰土，连个芽儿也没有发。谷雨谷雨，雨生百谷。谷雨没有下雨，地旱得连犁都拉不开，看来真的要遭年谨了。

的确如九月红所想，同州、朝邑、蒲城、华县，乃至整个关中平原、整个陕西，一场百年不遇的旱灾已经降临。

芒种，夏粮无收；立秋，秋苗无收。

白露，叶无凝露；霜降，地无结霜。

同州大饥，烈日炎炎，赤地千里，民“几不知禾稼为何物矣”。《续陕西通志稿·荒政》载：

“六月以来，民间葱、蒜、菜蕻、黄花根，皆以做饭，枣、柿、甫结子，即屑榆不弃，粗皮或造粉持卖。桃杏枝、桑干叶、油渣、棉籽、酸枣、麦谷草，亦磨为麦面，槐实、马兰根、干瓜皮即为佳品。苜蓿多冻干且死，乃掘其根，并棉花干叶与蓬蒿诸草子及遗根杂煮以食。近山有食石面者，多致死。严禁乃止。牛马多杀食，鸡豕猫犬殆尽，捕鸠鹄，掘鼠兔，取断烂皮绳鞋底、废皮浸煮，醯糟、由尘和为粥，或弃瓜蒂、菜须尘土中，亦取以啖，绳头破布、灰炭皆强吞嚼。”“饥民相率抢粮，甚而至于拦路纠抢，私立大纛，上书‘王法难犯，饥饿难当’八字。”“饥民鬻男弃女，不计其数，人互食，道殣相望，死者大半，十有七八家破人亡。”

九月红和德祥班已经无人延请说唱影戏。为充腹活命，九月红和他的家人“凡树皮草根之可食者，莫不饭茹殆尽，苟延一息之

残喘”。

这次大饥谨，一直持续了三年，以光绪三年(1877年，旧历丁丑年)、光绪四年(1878年，旧历戊寅年)最为严重，史称丁戊奇荒。

东出潼关

九月红被饥饿折磨得近乎耗尽了元气，赖以维持生命残喘的意志也几乎被摧毁殆尽。他五岁父母双亡，七岁沿街乞讨，十岁拜师学艺，饥饿是童年留给他最为残酷的记忆。但是，这一次，他感觉完全不一样，这一次的饥饿是没有尽头的，一开始就把人推向死亡的边缘，让人看不见一丝可以活下去的希望。为了活命，家里能够换成粮食的物件已经全部变卖光了，几间破屋也作价典了出去。唯有一箱子皮影和几件乐器，他没有舍得卖。那是他养家糊



作者史建荣在陕西大荔县采访后与碗碗腔皮影戏艺人合影





口的物件，从拜师学艺时起，九月红就把说唱皮影戏作为改变命运的稻草，紧紧地握在手心，他把影戏看得比生命还重要。当饿得面目青黝、两眼发直的婆娘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他卖掉皮影时，他是哭喊着扑到皮影箱子上，哑哑地吼出几个字：“命，这是我的命啊”！

如今，皮影背在身上，真成了要命的累赘。九月红佝偻着身子，喘着粗气，拄着拐杖的手不停地颤抖，腿脚像灌了铅水一样沉重得迈不开。他感觉快要撑不住了，但他不能倒下去，一倒下去，他就会成为野狗和老鹅争相分享的美餐。他尽力支撑着，也许出了潼关，过了黄河，到了河东，凭着这皮影戏，还有一条活命的路子。

前面就是黄河了。九月红的心情一下子悲怆起来，如同那奔流的滔滔河水，肆意泛滥，难以自抑。他猛地回转过身子，从身边的签手王义怀里一把抓过月琴，面对着潼关“扑通”一声跪了下来，拼尽全力用低沉而嘶哑的腔调唱道：

天爷爷(音ya)，
烈日炎炎如火圈，
禾稼枯死炊烟断，
榆皮树根难下咽，
白土干泥作餐饭。

天爷爷，
道殣相望悲声起，
赤地千里少人烟，
不洒甘霖滋禾稼，
不兆黎民枉为天。

九月红一直唱到喉咙撕裂般的干哑，“噗”地吐了一口血痰，就再也发不出声音来了。

那一年是清光绪三年(1877年)，惊蛰。九月红在心里深深地刻下了这个日子，一刀一刀都是血红血红的。



